

悠然

那一樹的喜鵲，被我的腳步所驚擾，紛紛地飛起。漫天展開的翅膀是如此的悠然，我並沒有感到牠們的驚慌。

喜鵲起飛時，震動的樹枝上金黃色的葉子紛紛飄落，也是那樣的悠然。這一系列的悠然不禁使我為之驚詫，接踵而至的便是我心情的悠然。

大凡的悠然都來自於自然，來自於事物彼此的安然。安然無恙，自然而然便是悠然。

悠然的到來，使我突然感到天氣的晴朗，太陽的明亮，樹的葉子閃着金光。這時的喜鵲有的在樹上、有的在在空中、有的在草坪上，自然的展示着牠們那瀟灑的悠然。

我也悠然地沿着一條路漫步，那落下的葉子鋪在路上，有紅色的，有黃色的，有褐色的。這時我才意識到秋天來了，放眼望去，發現五顏六色的秋天已掛滿了枝頭。

都說自古景物多悲秋，其實秋天則是悲喜的季節，悲的是萬里霜天、萬物枯萎，一片悲涼；喜的是碩果纍纍，繁花落盡的真純，是一個可見真實的季節。

那些紅的、黃的果子掛滿在硬邦邦的樹枝上。令人反思：怎麼就在這乾硬的枝頭上結出如此圓潤的果子來。可見自然界中皆奇跡。

自然萬物藏有深奧的哲學。看到樹就說說樹的哲學。當春天到來時，長出枝葉來；當夏天到來時，就是鬱鬱蔥蔥了；當秋天到來時，把春夏汲取的營養結成果子，脫去了葉子；當冬天到來時，寒氣霜露浸淫，樹木只剩下直愣愣的枝條，像武器一樣搖晃着決計要與冬天一搏。冬季，就是人們所謂的蕭條，但孕育也便從此開始了。

這就是樹的哲學，經漫長的四季而結出果實，縱觀全局，卻有一種浪漫而又漫長的悠然。人也是一樣的，成長必有一個過程。你見過誰一生下來就是一個巨人或是聖人？但卻有一種現象的存在：剛播種便想收穫，總想一天就成為富翁，一月就成為博士，一年就成為高官，因而便衍生出許多是非。

在一些發達國家，修補公路上的一個坑或一塊破損，總是慢慢騰騰的，我們謂之曰：磨洋工。但是他們並沒有落在世界的後頭，反而



喜鵲起飛時，樹枝上金黃色的葉子紛紛飄落。作者供圖

成為先進的國家或地區，走在了科學與技術的前沿，從地球走上月球，再走上了太空。

屈原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當我們還在求人類的時候，人家則早已開始探索整個宇宙了，這就是悠然的哲學吧？

唐代陳子昂《登幽州台歌》曰：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念地是天地之悠然，愴地是人類之悲然。天地是萬物之母，萬物是天地之子。母子同性，已揭示給人間，漫長的歲

月悠悠，不見盡頭。故人類應道法自然，方能長生不老矣。

樹的哲學，會教會人們把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活成風景。看看樹的風景吧，冬有枝，春有花，夏有葉，秋有果，不斷的輪迴。

一切都想在瞬間同時擁有，這密集的人生觀會使你的生很艱難，舒展開來的人生才會多一些自如，生活的點滴瞬間就會變得疏鬆，就會多一些悠然。

「海陸機甲」巡遊表演

上海海昌海洋公園推出全新海陸機甲巡遊演出，身披「盔甲」的海陸動物造型巡遊車亮相園區，為市民遊客帶來全新體驗。

新華社

市井萬象



與鳥兒「對話」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裏，絕大多數鳥兒與人類和平共處，有的是人類的恩物，備受寵愛，被細心餵養呵護。更多的是被讚頌謳歌，喻為幸福快樂的吉祥物，心靈自由飛翔的象徵。



客居人語

姚船

孔雀開屏，斑斕色彩為人們帶來視覺喜悅，雄鷹翱翔藍天是勇者無畏的呈現，夜鶯婉婉的叫聲被譽為美妙的歌唱；燕子啾啾歸來帶着春的訊息，喜鵲飛過屋脊是報喜的使者……就連空中成雙成對的鳥兒，也被形容為堅貞的愛情。「在天願作比翼鳥」，是多少痴男怨女的願望。

小時候看到人家養鴿子，很羨慕，又很好奇。怎麼牠們不管飛多遠都認得「家」，懂得回籠。又認識自己的主人，只要主人「咕咕」幾聲就飛到他的肩膀，或者停在他伸出的手掌上，而我們一走近，鴿子就嘖嘖啾啾飛走，好像牠們和餵養的人有默契，能對話交流。

近年，每逢大兒子一家外出旅行，必定把孫子心愛的小鳥拿到我們這裏託養。小籠子很精緻，掛着幾件飾物。小鳥羽毛淺藍色，下面淡黃，逗人喜愛。

每當我為其換清水、添食糧時，牠都急促地跳來跳去，不知是緊張還是興奮。小籠面對窗口，後園綠色的樹木和飛翔的鳥兒，相信牠是看得見的。我真想和牠交談一下，喜歡籠中這樣不愁吃、沒有風雨的生活嗎？可惜沒法對話。也許牠自小被籠養，已不懂得大自然才是牠們生活的廣闊天地。

相對而言，我更喜歡那些在空中中高飛低翔、自由自在的鳥兒。除了寒冷天氣，每天早晨，我都會走到後園，踏着沾滿露珠的草地，呼吸被樹木夜幕過濾得十分清爽的空

氣，再聽一聽鳥兒在不同位置傳來的叫聲。在松樹上，在屋頂，在楓葉間，或者就在花叢灌木，咕咕滴滴、呢呢喃喃，聲音有的清脆，有的婉轉悠揚，像一支動聽的晨曲，奏得人心曠神怡。

鳥是有靈性的。有一天，我正在澆花，一對小鳥忽然在我身邊飛來飛去兜圈子。這對腹部呈棕色的鳥兒，牠們的窩就築在圍欄上密集的藤蔓中，一次剪葉時差點被我毀掉，牠們也曾這樣在我頭上繞來繞去。這次我並沒有驚動牠們。我左顧右盼，不知所以。

無意中瞥了地下室窗口一眼，原來一隻幼鳥正掉在窗前半月型狹窄的空間，牠煽動稚嫩的雙翼，無法飛出來。我趕緊俯下身，小心翼翼把牠扶出地面，放在草地上。幼鳥撲騰撲騰騰飛，幾乎挨着草地，向着後園另一邊的幾棵樹。那對鳥兒依然在我頭頂打轉，一會兒，才像箭一樣朝着幼鳥同一方向飛去。

我在心裏默默向小鳥發問，你們臨走時上下兜圈，是為了答謝搭救幼鳥之恩，還是因為自己保護小生命不受侵犯的勝利而向人示威？不必等待回答，幼鳥平安已是最好的答案。

鳥類豐富了大自然，充實了我們的生活。不單點綴，牠們還是人類的好幫手，除害蟲，助狩獵，幫捉魚……理應受到很好的保護，可惜由於人類的貪婪，對自然環境的大肆破壞，嚴重影響了鳥類和其他野生動物的生態。

近年，我察覺來後園的鳥兒越來越少，已很難有成群結隊飛臨，令人心痛。如果哪一天，大家真的看不見鳥飛，聽不到鳥鳴，那該是怎樣的世界。這難道還不應引起我們的警覺？



文化經緯

吳捷

茫茫人海中，你很容易發現我，因為我「高人一等」。由於比較高，我常助人為樂。比如在超市幫其他顧客拿貨架最高處的物品；飛機火車中為別人放、取行李；天塌下來時，為拯救人類，必須頂住。也有無奈：中學時代常被迫參加學校運動會跳高短跑等競賽（我也沒有錯過一次讓老師同學失望的機會），且只能坐在教室後排，上課容易走神（但傳紙條卻不易被抓到）；所有桌子都嫌低，家中必須將桌腳墊高不少……我對這些已習以為常，讀高木直子漫畫《150cm Life》方知，矮個子也有很多身高帶來的有趣經歷和煩惱！

上古競於氣力。冷兵器時代，若身材比敵方矮一截，會瞬間產生心理劣勢。凱撒《高盧戰記》記載，羅馬士兵普遍矮小，懼怕魁偉的日耳曼人，亦常受高大的高盧人輕視。中國歷代「尺」的長度不一。大略而言，從戰國到南北朝，一尺在二十二到二十六厘米間，北魏後一尺約合三十厘米。中國歷史上異民族「高人」輩出。《漢書》載武帝親信金日磾曾為匈奴王子，「長八尺二寸」。《晉書·載記》寫十六國割據政權領袖：匈奴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淵侄囉「九尺三寸，垂手過膝」，囉子胤「身長八尺三寸，多力善射」；匈奴赫連勃勃很大隻，「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鮮卑慕容廆「幼而魁岸，身長八尺」；氐人呂光「八尺四寸」。這些數字是靠靠譜？《載記》多抄錄自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和南梁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蕭都是身高控，記錄特詳，或許有些誇張，正體現了漢人視角中胡人的彪悍，就像羅馬人仰視高盧人、日耳曼人一樣。

古代文獻不同版本的異文可造成身高之謎。王勃《滕王閣序》寫自己「三尺微命」，但三尺在任何朝代都不足今一米。如東方朔上書漢武帝：「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難道大才子王勃竟是小矮人？所以有學者指「三尺」非身高，或僅是虛寫。王勃著作現存最早寫本日本正倉院藏八世紀初

「高人一等」

《王勃詩序》一卷，其中《滕王閣序》作「五尺微命」。三尺也好五尺也罷，王勃很可能並不偉岸，其《山亭興序》就自稱「拙容陋質，眇小之丈夫」。這當然可視為自謙，但王勃若高人一等，想必也會如東方朔自吹：「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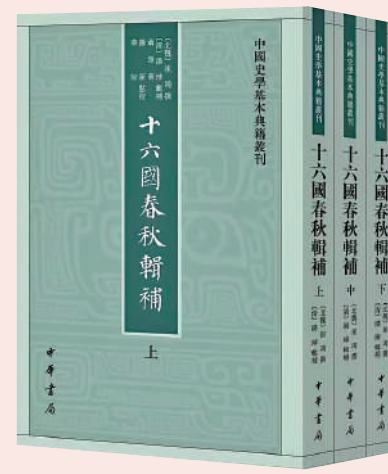
一如王勃的身高有爭議，被大衛擊殺的歌利亞究竟有多高？《聖經·撒母耳記上》說他「高六肘零一虎口」。肘（cubit）即成人肘到指尖長度（四十四厘米）；虎口（span）為成人拇指指尖到小指尖的最大距離（二十二厘米），所以歌利亞高約三米！但現今通行的《舊約聖經》英譯本，大致是基於死海古卷發現前《聖經》的最古手抄本（Masoretic Text，約十世紀）。寫於距今約兩千年前的死海古卷發現後，學者看到此句作「四肘零一虎口」，約二米，當代NBA球員平均身高與之相近。手抄本時代，抄寫者眼花、手誤、故意篡改，都會造成異文，很讓後世研究文本批評的人頭痛，我等普通讀者只需知道歌利亞非常高、王勃有點矮就夠了。

身高不明時，可從其人的武器或部分肢體的長度來推斷。史詩《伊利亞特》記載赫克托的長矛為十一肘（近五米），略似張飛的「丈八蛇矛」；埃阿斯的長矛有廿二肘（近十米），所以本人肯定很魁偉。據二世紀古羅馬筆記叢談《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當時一般認為希臘神話人物赫拉克勒斯在奧林匹亞的體育場跑道行六百步，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據此算出其腳長三十二厘米，身高約二零八厘米。拉丁

諺語 Ex pede Herculem，「從他的腳，（可以丈量）赫拉克勒斯」，近似漢語「見微知著」。

傳統認為身高與年齡有關，如漢鄭玄註《論語》「六尺之孤」為十五歲以下，因此常以身高決定刑責。湖北睡虎地出土秦簡記載案例云，某甲盜牛時高六尺，被拘留，一年後長高到六尺七寸，罰去修築城牆；某乙牧馬，踉蹌鄰人莊稼，因高不足六尺而免責。《資治通鑑》載，劉誕於廣陵造反失敗，劉宋孝武帝下令殺盡廣陵士民。沈慶之請求「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為軍賞」，獲准。當代中國一些地區，以身高判定兒童乘公交、遊園等是否可享受優惠票價，或許就源自上述將身高與年齡、責任相聯繫的傳統思維。

當年被迫參加跳高比賽，衝到高高的橫杆前，直覺和常識都告訴我，最省力省心省事省事的辦法，是從橫杆下鑽過去。高個子不見得擅長跑、跳，一如頭大的人未必善於思考，何況正如《聖經·傳道書》所論，「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能勝」，勉強不得。身高在成年後難以改變，何妨調整心態，揚長避短，並嘗試切換視角，體諒他人。就像高木直子論不同身高帶來的迥異經驗：「我以為理所當然的，對別人並非如此。」一個社區既有高屋建瓴，又有中流砥柱，兼具小巧玲瓏，方能錯落有致，多元多維。決定人生前途的不是身高，引領歷史走向的並非巨人，而是如你我一樣才華橫溢、品德高尚、心態既不高人一等也不矮人半截的普通人。



▲崔鴻撰、湯球輯補《十六國春秋輯補》。



▲司馬光著《資治通鑑》。資料圖片

倡建以中國文化為本的寄宿中學



善治若水

胡恩威

鄧飛議員提出關於吸引更多東南亞及內地新來香港學生唸高級中學一事，想法非常創新。其實也可以藉着這個機會，讓香港開發更多不同類型的寄宿中學。這方面其實海外國際都有，唯獨香港很少。現在香港學生人口減少，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去發展一些特色學校，而寄宿學校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想法。

現在香港的寄宿學校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和拔萃男書院等，為數非常少。為什麼不鼓勵辦學團體研究開拓寄宿學院？吸引東南亞學生來香港，必要配套寄宿服務，像香港父母把子女送到英美澳留學，

很多學校都設有寄宿設施。

而香港的空間上，一些荒置校舍以及在鄉郊地方，也可以研究做這一種寄宿型中學。它也可以提升教育效率。甚至乎研究以主題為主，配合加強中國文化，例如學習太極、書法、武術等中華文化為本的寄宿學院；這一方面需要研究。

其實近年內地，尤其是四川省，有很多這種實驗型的高中。珠海市也在做很多創新型的高中教學。香港這一方面相對落後。香港有一家叫鄉師自然學校，在筆者看來是非常適合轉變為以寄宿為本的學校。

所以鄧飛議員提出這個想法很好，跟進就必須要有一個實質方案。因為住宿一定是一個問題，政府應該先研究一下其他地區在這一方面的的工作，例如泰國也有

很多讓貧苦子弟寄宿的學校。李家超特首提出的「扶貧計劃」，若果有寄宿學校，很大程度上可以解決住在劏房的學生沒有空間學習的問題。很多地產商可以在他們的發展空間裏面，拿出部分空間和民間團體合作，我們要做的「減貧」，而減貧最重要的是教育，若果學生沒有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如何能夠提升他們的競爭力呢？

所以推動中國文化應該由小做起，香港的武術大師，如李小龍、成龍都是由小學層面已開始習武。特區政府應該研究一些專題性的寄宿學校，並以中華文化、武術、藝術、水墨書法、戲曲等配合，粵劇也是應該要由小培養。所以當香港有特色的寄宿學校，再加大中華文化部分，就會對東南亞學生產生更大的入讀吸引力。